



王剑冰△著

谁让我疼痛

SHUIRANGWOTENGTONG

一群大四女生的真情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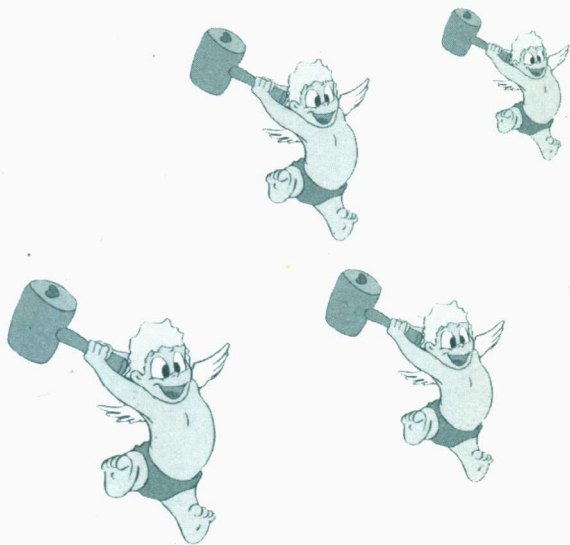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谁让我疼痛

SHUI RANG WO TENG TONG

王剑冰△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让我疼痛/王剑冰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 8

ISBN 7 - 5407 - 3234 - 2

I. 大…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903 号

谁让我疼痛

作者◎王剑冰

责任编辑◎文龙玉

封面设计◎石绍康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2090(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日报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337 千字

印张◎13.5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书号◎ISBN 7 - 5407 - 3234 - 2/I·1955

定价◎20.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001 第一章

路雪着实没见过晶晶如此痛心过。路雪本想来找晶晶散散心，吐吐心中的郁闷，没想到晶晶也遇上了感情危机。

028 第二章

路雪再被林之南拥着的时候，将脸靠得离林之南很近，近到能感到林之南的气息。路雪突然间有种想报复男友的心理。

040 第三章

路雪太天真了。她带着两种牵挂不停地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中奔波，最终换来了无尽的痛苦与悔恨，最终还是坐在这个曾想象着哪一天被丢弃的水果摊儿前。

047 第四章

男人与女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男人最容易喜新厌旧。能让女人依靠一生的男人太少了。看似优秀的男人，其实是最可怕的男人。

060 第五章

如果那次路雪没有遇见石中，如果路雪坚决果断地一个人下车离去，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故事，没有这么多的痛苦与烦恼。

068 第六章



四〇九寝室住了七个女孩。只要路雪一回来，就会受到大姐们的热情欢迎。路雪像个善良的使者，总能给四〇九寝室增添一分温馨。

080 第七章

路雪又回到林老师的笑里，想在那笑里歇一会儿，她感到那笑是一个安全的窝，好长时间找不到这窝了。

086 第八章

很多男人都显得外露缺少内涵，他们总是自傲、好胜而且多变，让人看透又看不透，尤其那些城府很深的男人，总是装出一副君子相让女孩上钩。

096 第九章

路雪被石中紧紧地拥在怀里，脸上、脖子上落满了石中热辣辣的吻。路雪有了一种幸福感，她不知道这种幸福感是一时的还是永远的。

104 第十章

时光走到跨世纪的年代，人们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学生们走进大学，便走入了一半的社会。挨着学校边的这个市场，不知是给学校带来了方便，还是带来了污染。

118 第十一章

路雪感到“大灰狼”又过来了，这是路雪的第六感官感觉出来的，在她处于被动地等待的时候。舞场上占主动地位的总是男性，他们有选择舞伴的权利，有随意变换花样的权利，不知他们在向选定的舞伴走去时是何样心情。

124 第十二章

路雪永远都不会遇上卡罗的。路雪多么渴望着这样一个懂得爱的男人啊！路雪的心里蓄满了爱，蓄满了对胜于生命之爱的渴望。



135 第十三章

占据两间屋子长的一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气势恢弘、雄奇险峻的雪山奇景。那雪山山峰连绵，跌宕起伏，犹如翻江倒海，巨浪腾空。

145 第十四章

她能感觉出那些男孩女孩心中的感觉及这感觉的温馨可意，也能在其中品出一些渴望与无奈。

157 第十五章

这个大年三十，路雪带着妹妹同爸爸一起聚聚，就算过年了。路雪拂着骨灰盒上爸爸的照片，好像拂到了爸爸的笑容……

165 第十六章

这是路雪第一次在石中面前也是在一个男人面前展露自己。路雪既感到害羞又感到某种痛苦，她还没有达到渴望的程度。她想着跟石中的见面该是柔情万种、蜜意无限的，没想到竟是这般直露，这么没有诗意。

180 第十七章

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女孩要经历一场灾难了。路雪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全部崩溃，女孩的尊严、女孩的娇羞、女孩的柔弱、女孩的甜美统统消失了。

190 第十八章

爷爷，我的奶奶一直不知这段悲惨的故事，她坚信有一天您会飞回来，回到她的身边。

198 第十九章

躺在床上的或许就是白杉了，盖一条单子，上身露出条状的病号服。路雪正好看到白杉的脸，那是一张缺少表情但依然生动的脸。



208 第二十章

金沙江的咆哮渐渐远去。车子驶进了大山深处。山路更加险峻，不时会有临时坍塌的碎石挡住去路，有时还要钻过一阵猛然泻下的山瀑。

216 第二十一章

应届大学毕业生早坐不住了，就像来了一群抢亲的让人兴奋不安，他们闹不清该去谁家当上门女婿，该上谁抬来的大花轿。

226 第二十二章

卡格博，爷爷，我来了，来看你们了！我采来一束白杜鹃，放在藏民朝拜的祭台上。藏民们为他们心中的圣山表达着无尽的愿望。在这里，总是旌幡招展，香火绵绵，红布条系成的长绳扯出一道道精神的光焰。

236 第二十三章

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失去了爱，首先是一种幸运，其次才是不幸。如果你为此而伤感，那是大可不必的，尤其是为这种人。

246 第二十四章

路雪从今天起就开始走入社会，成了一名无可奈何的推销员，她在为自己做着广告，解说词都快成了套路。路雪走向各色人等，听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官话和套话，看他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表演。

261 第二十五章

原谅我看了你的日记，我原不知道你要我陪你来卡格博还怀有那般重的心思，这使我为之感动。你的爷爷是伟大的，你在爷爷之后的举动同样是伟大的，这种伟大的美德我没有发现，我只感到了你另一方面的美德。

272 第二十六章

不，应该是他同时被两个女孩喜欢着，他在玩着感情游戏，他对两个女孩哪一个都不是真心的，两个女孩都深陷于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284 第二十七章

妈妈恋恋不舍地蹬着那个破旧的三轮车离开了，走出院门时不由地回望了一眼。这一切路雪看得很清楚，她太想了却妈妈的心愿了。可路雪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299 第二十八章

路雪认出了这些女孩，就觉得不能再呆了。路雪平时就对这些女孩反感，视她们为社会公害，现在居然同她们坐在了一个屋子里。

304 第二十九章

林之南的话语成了一种画外音，句句砸在她的心上。她感觉林之南讲的不是白杉，而是自己。林之南越表白男人的痛悔就越让路雪心里生恨。

314 第三十章

化了妆的晶晶同晶晶本人毕竟有些区别。晶晶怎么会这样展露自己？除了那飘飘渺渺的一束纱，晶晶几乎全裸在了灯光下，放大的照片使晶晶的肌肤亮丽细腻，充满性感。

320 第三十一章

路雪想，男人怎么都这味儿！见了女孩就发黏。范文达只是一种随便的性格倒也罢了，如果他藏有歪心，进了他的公司还不像表姐一样？

328 第三十二章

相信我，我只能教你如何面对，如何成熟，而不会教你堕落。人只要活得洒脱些、自由些，也不会失去什么，心灵是你自己的……

337 第三十三章

我同他早已是陌路人了，同他复婚，无非完成了他家庭的一个影子，满足他的某种虚荣，但不可能满足他精神上的空虚和贪欲，我不能以我的平静再换取一次伤痛。



345 第三十四章

女人喝酒的分寸掌握得是蛮好的，她们总是以最美的姿势坐在男人中间，她们知道酒的害处，一旦过量，那种矜持与美丽就不复存在了。晶晶没上过多少酒场，还不善于运用女性在酒桌上的哲学……

362 第三十五章

石中总想对女孩这样攻击，只是他没有这种胆量，尽管他略施手段就能轻易地占有某个女孩。越是这样，在石中的骨子里就越想尝试一次强奸者的滋味。

369 第三十六章

晶晶好久没有掉泪了，晶晶觉得自己已经变得成熟了。她捧着那个留言本子落泪时，就像捧着自己的一份厚重的答卷。有了这么多的感知与理解，这么高的赞赏与肯定，晶晶的心里释然了。

379 第三十七章

校园的书生们总把爱情想象得温文尔雅，迷离梦幻，想象着那些女孩总要面对耐不住的寂寞而投入他们蓄满温情的怀抱，当他们迷过劲来临阵抢抓时，那些女孩不是名花有主，就是凋谢枯萎了。

399 第三十八章

路雪这时耳热心跳，她已感到万分紧急，这几个人绝不是好人，今天要落在他们手里就完了。

410 第三十九章

前些时那些玫瑰花，是不是谷为送的呢？路雪浑身一热，心里感到某种挤压似的疼痛。如果真是这样，这信息获得的可是太晚了。

419 第四十章

这个夜晚不属于路雪。路雪又一次迷失了。如果有人向路雪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手，不管这手属于何种性质，路雪也许就被这手拉走了。



第一章

1

路雪着实没见过晶晶如此痛心过。路雪本想找晶晶散散心，吐吐心中的郁闷，没想晶晶也遇上了感情危机。

在这个寒冷的傍晚，这个叫路雪的女孩还是走出了女生宿舍。

路雪受不了宿舍里的那种温暖。路雪在那种温暖里闷了好多天，闷得她心烦意乱，使她迫不及待地想出来透透气。

路雪一出来便被风包围了。

那些风莽撞地撩起她的薄呢米黄大衣，撩起她柔长的黑发，并借用她的白纱巾向不远处走来的一场雪打着旗语。

路雪立时就像被剥离了衣服似的，张嘴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口凉气吸进肺里，冰丝丝的，让路雪也感到一阵爽快。路雪没有犹豫，撒开脚步，径直顺着校园小路向前走去。

这是路雪在这所大学经历的第四个冬天。

金塔大学坐落在碧波荡漾的金塔湖畔。校内那座建于宋代的八角十三层的千年古塔是这个城市的标志，也是这所大学名字的由来。环抱了整个城市的明代古城在东北角环抱了学校的大部。站在雄伟壮观的古城墙上眺望金塔大学，可见浓荫蔽日的林木丛中，庄重典雅的古建筑群与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一个古朴优美的文化公园。



远离喧嚣的街市，步入古色古香的学校大门，沿一条条古柏掩映的小道四下走去，便会看到隐在丛林中的那些雅致、端肃的建筑。那些建筑同绿色的园林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画景，让人感受到严谨与闲适、幽雅与浪漫的融合。古建筑上的飞檐走兽、琉璃金顶以至牌匾与题字，无不显示出历史的厚重；而古建筑里的明丽学子与朗朗笑语，又展现出勃勃生机。

金塔大学走过近百年的历史了。说得更远些，它的前身曾是一处规模宏大的文庙。至今在学校的北侧，还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大成殿。大殿建在石砌高台上，前后青石踏道。大殿后壁偏门，殿外东南角一株千年古柏虬劲苍雄。殿前尚有石狮、石牌坊、照壁等。牌坊上有“得配天地”、“道贯古今”等文字。大成殿后边，便是高耸入云的金塔和金塔湖了。金塔湖长年不干，碧波涟涟，面积占据整个校园的三分之一，是为学校一景。

这种环境直接影响了这所校园的莘莘学子。凡考入金塔大学的，都有某种优越与自豪感。

作为潜心攻读的场所，金塔大学的环境与条件是再好不过的，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精英从这里走出。当然，它也不可能十分全面与完美地把一个个人培养成能够应付一切艰难困苦、烦恼忧伤的十全人才。因而也就毫无遮拦地上演了一出出文化之外或者说介乎于某种文化的活剧。

前面三个冬天没给路雪留下多少印象就过去了，过去得轻松自然、不留痕迹。前一两年狼疯狠玩，歌儿伴着笑声神采飞扬。上师范时，语文、政治是主课，音乐、舞蹈、美术也是主课。从师范学校考入金塔大学便感到了无比的轻松。没有那么多的集合开会，没有那么多的人员管理，上午上几堂课，下午晚上就没事了。阅览室翻翻杂志，寝室里聊聊闲天儿，古城区逛逛街市，舞场上再去旋转一回，春雨与飞雪一交替，转眼间就到了大四。

大四是个迷乱的时期。



很多事情都堆到大四来了，需要理出头绪，需要找出答案，需要解决难题。诸如论文问题、实习问题、毕业分配问题、爱情问题等等，就如这个扑面而来的寒冷的冬天，谁也无法回避。

这些问题让路雪措手不及。仿如十三岁体内猛来的那次艳红，使路雪猝不及防地由活泼可爱的幼童变成烂慢的少女一样。路雪必然地面对了这一切并且迎受着忧伤、烦恼、无奈与渴望的冲击。

实习已经结束。实习单位给的评语还不错，美中不足的是，路雪在中文系学的是师范教育专业，实习理应去最基层的中学，以体味和感受所学与所用中的实际问题。路雪自己联系了一所干部学校，这样可能或多或少地影响一些成绩。

论文问题也让路雪头痛。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好选题。这段时间路雪无休止地翻阅了大量书籍，记录了厚厚的一沓笔记，最终还是没有理出头绪，不知是写当代还是写现代。按路雪的所长，写当代为好，因为路雪涉猎的当代作家的作品较多，对某些作家也颇为关注。但是从哪一方面入手却让人犯难。

从没为前途考虑过的路雪不久前才知道，毕业分配的问题还须自己操心。学校将实行双向选择，自找单位，自签协议，最后由学校收底。路雪从H市的师范学校考入这所大学，报的志愿就是师范教育专业。路雪的想法一是省钱，可以为摆水果摊的妈妈节省一笔学费。说是节省，实际上，是很难交得起那昂贵的学费。金塔大学的多数学科已实行并轨制，一年没有七八千元是很难上下去的。选择师范教育的第二点是路雪也热爱教育事业。路雪认为学校比之社会的其他行当要稳定、纯洁一些。而且考上了师范教育专业分配到教育系统万无一失，不用再为前途发愁。没想这个专业也须自找门路。这一自找门路就有可能使一些学生无门路可找。这其中就有路雪。

此项也搁起暂且不谈。眼下最紧要的，是路雪遇到了第四个



问题即爱情问题的纠缠。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让路雪已经失眠了好几个晚上。

路雪本来感受了情爱的春天，享受了情爱的夏天，该到果实丰盈的秋天了，却一下子品味到了冬寒。大平原的气候是四季分明的，因而人们总是四季分明地准备着铺的盖的、穿的用的，显得很有条理，丝纹不乱。路雪的爱情一如路雪把自己一下子抛入寒风中，让她阵阵打颤。

路雪总盼着这个严冬快点过去。

路雪不愿让情感与寒冷同步并轨。

路雪还在往前走。路雪走到美术系教学楼时，前边正是一个丁字形的风口。

寒风狂啸着将这里封锁了。无数的风枪对着这里扫射。教学楼前边那幅美展广告上的女孩穿得实在太少。她晃动着身子，正在这淫威中捂嘴哭泣，那颗硕大的眼泪却一直没有掉下来，油彩和风把它冻在了画布上。

电线的嘶鸣恰成了这幅画面的配音。

路雪被集束的风枪扫射得后退了一步，然而她两手扯紧了白纱巾咬着牙发起了反冲锋。这多少有点显出了路雪的本色。路雪在有些关键时刻也会作出发狠的决定的。只是路雪平时柔多于刚，并不单薄的外表总给人一种单薄的感觉。

路雪冲过那风口时连树们都受了鼓舞，个个挺起腰杆为路雪鼓掌也为自己助威。

路雪回头看去，一堆堆的树枝树叶在路上和风撕打着滚向远方。

过了丁字路口不远就是美术系学生的宿舍了。

这是一幢幢建于本世纪初的西式三层小楼。每幢小楼都不大。原属民国时期各科教授所住。一层三四间房屋，大小不等。不知从何时起划成了美术系的学生宿舍。大间的摆三张双层床可



住六个人，小间的只能摆两张床了。美术系的学生比较自由，一天到晚主要是画画，画画需要环境气氛，需要心绪灵感。这大概也是让美术系学生享住这些小楼的原由。

曲晶晶就住在三斋一层。

这小楼一共有十栋。不称几号几号楼，而是叫几斋几斋，倒也别致儒雅，颇有几分艺术味道。

曲晶晶是路雪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两人的家都在省城，相距不远，从小相依相亲的，很是友好。初中毕业，路雪考上了 H 师范，晶晶考上了省城重点高中。后来两人又同时考入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同路雪一样，曲晶晶的语文功底也很好，文章写得蛮漂亮，只是她同路雪相反，喜动不喜静，自小学起又一直学美术，就报了美术系，一考还真考上了。按曲晶晶的话讲，美术系比中文系自由多了，即使将来分配了工作，美术专业的也是个随随便便的闲差。晶晶上了美术系，但在学业上并不脱滑，干事认真也是她的性格，加之她的文学天赋，对作画理解得更透彻，因而很得老师的赏识，在大三时已是小有名气了，创作的作品还参加了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美展。

路雪打开房门的时候，晶晶还在被窝里钻着。

晶晶住的是小间。两个双层床只住三个人。那两个女孩一个是本市的，一个在学校外边租了单间的民房。白天有时在小屋画画或休息一下，晚上就都走了。

现在的大学生在学校附近租单间民房已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租房的或两人或单人每月花一二百元租上一间小屋，可脱离集体宿舍的嘈杂，幽静地学习、会朋友，还可以不受限制地起火做饭。有些家境好些的，或是谈了男朋友女朋友的早就享起了这种便利。当你在金塔大学周围没入一个小胡同，你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从一个个小门进进出出。

学校周围的居民住户大都是平房小院，收入都不太高，其中



不乏下岗职工。在自家腾出一两间小屋出租给学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曲晶晶寝室那个租房子的女孩是不是找了个男朋友同居或是同别的女孩同租一室，曲晶晶也弄不明白。反正晶晶去过两次，有一次碰见过一个男孩在床上拥被而坐，晶晶没有多问。

两个女孩都有自己的住处，倒是给曲晶晶带来很大方便。使得曲晶晶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作画，甚而说幽会男朋友了。

这是进入大三以后调整了一次宿舍的结果。

晶晶还给了路雪一把钥匙，让路雪闲时来陪她玩。

那日晶晶换寝室后首次让路雪欣赏她的小屋，路雪就像走入了别人新分的住宅一样艳羡不已。曲晶晶着实用心打扮了一下她的新居，屋子里显得井井有条又充满艺术氛围。

最具独特意味的，是晶晶在自己的小床上方挂了一幅细腻逼真的人体油画。这油画在路雪一进门时就威逼了路雪，致使她不得不看又不好意思去看。

画面的亮感很强，人体的细白与背景的暗黑形成强烈的反差。

一个青春少女斜倚在红绒铺设的画台上，双手轻轻仰放在头顶，面部呈现一副幸福迷醉的表情。由于斜倚又加上胳膊的舒展，使一对乳房显得饱满而坚挺。腰部的线条柔和而坚韧，细微地能看出腰带勒过的痕迹，显示出女性腰部的张力。大腿匀称而迷人地伸展着，色彩配置的光线使那个隐秘的部位黑白分明。精致的画笔甚至使交叉摆放的一双秀脚也格外动人。白皙的小脚涂了红红的指甲油，与垂挂在肩头的一瀑如染的黑发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画家好像完全利用了正午的自然光线，使充满勃勃青春的人体洁白如玉纤尘不染。透亮的皮肤，柔和而富有弹性，似乎能感觉到血液在皮肤下面鲜活地流动。



路雪敢说，谁见了这幅画，都有一种想伸手去抚摸一下的念头。

这幅画画得太美了，也太性感了。如果哪个男人进入这小屋，不知会有何样触动。反正路雪于感染中受到了震颤，感到像是自己躺在那里一般，充满羞意。

路雪说：“怎么弄个这样的画挂在床上，真个是画家风格。”

晶晶正在酒精炉上下面条，听了路雪的话，回头望了一眼：“怎么，没看出来吗？”

“谁呀？是你——”

路雪仔细看去，可不就是晶晶嘛。晶晶爱穿牛仔装，常弄个宽宽的皮带扎在腰上。晶晶平时爱把长发别在头上，扭成一个花，时而在左时而在右，时而又扎在后边，随意而潇洒，放开来时自然就垂挂于肩了。由于晶晶的表情呈一种迷醉状，画家用的油彩又稍显暗，路雪也就没有看出来，自然也没有往晶晶身上想。

晶晶一入校就很扎人眼。不少男孩子的目光敢在她身后贪婪，到前面一看就低头了。

晶晶的美同路雪的美不一样。路雪秀气、大方、耐看，晶晶洋气、开朗、娇艳。两人都显得纯净、天真，没有多少浑水。

路雪如果同晶晶走在一起，就成了两块儿亮丽的招牌。路人侧目而不知先读哪块儿。

“怎好把自己的裸体画摆在这里，让那些野小子看了还不发奇想……”

路雪话语里还是想让晶晶把画收藏起来。

晶晶已把面条做好，关了火往碗里盛。自然是也有路雪的一份。

“去发奇想好了，那是他们的事。我这也是刚刚挂出嘛，先自我欣赏两天。”



“谁画的，真绝了，不会是靳尚谊吧？”

“你说得不错，曾经师从靳尚谊，是咱们省内乃至全国颇具实力的油画家。”

“你们老师？”

“是的，严炎教授。”

“你真的脱光了衣服让他画的？”

路雪有些吃惊。她听晶晶讲过，画一次人体要好多个时辰，一幅画差不多要一个星期才能最后完成。这么说，曲晶晶就得一次次脱光衣服。

“是哟——吃惊啦，人家见得多了，女人的每块骨骼、每块肌肉都研究得透透的。何况，他也给我做过模特，不过我画的是素描而不是油画。”

路雪更是瞪大了眼睛。

路雪越来越感到晶晶超越自己的变化，尤其是上了大学分科以后。人家说中文系是夫子系越学越愚，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晶晶认为很自然的事在路雪眼里竟走了样。

曲晶晶大笑起来，笑得很脆。

路雪在晶晶的笑里又看到了晶晶的本质。

晶晶还是晶晶。

2

晶晶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

“听门响我猜一准是你没别人。”

路雪放下钥匙，解开了纱巾：“我以为你起来了，还在睡觉啊！外边好冷，看来又要下雪了。”